

人间烟火

秋收 秋种

□侃友

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
当峻青的《秋色赋》描写的景色绚丽多彩的时候，当苞米仁发硬掐不动的时候，当谷穗含羞地低下头的时候，庄户人的秋收就开始了。

秋高气爽，田野里散发着庄稼成熟的芳香，时令已近秋分，白天黑夜时间持平，不冷不热适合劳作；尽管秋水共长天一色，但庄户人也不太在意落霞与孤鹜齐飞，他们只关注收成。

在坡野里的田间地头，东山西坡，人们在各自的地里看着棒大粒满的玉米、低垂的谷穗，掐掐豆子试试饱满度，按捺不住丰收的喜悦。

三春不抵一秋忙，学校也及时放了秋假。

秋收的主粮是苞米。清晨，人们推着小车来到地头，大人在前面掰苞米，四排一个趟子往前推进，苞米掰下来后直接扔在地上，一堆堆的，由孩子们拿提篮运到地头装网兜里。一块地掰完后，大人把网兜搬小车上，车被塞得满满的，上面再揀一网兜，用绳子勒紧。然后，大人推着，孩子拉着，到家后把苞米倒天井里，大人回去推第二趟，孩子们则赶紧把苞米皮剥掉晾晒好，下午再去另一块地。

苞米掰完后，就开始刨秸子，也是四排一个趟子。大人抡锄头把秸子顺根刨倒，孩子在后面把秸子放好码齐，顺便把漏掰的苞米挣下来。刨完后开始打把秸子，秸子晒一天色变、两天干叶、三天分量减大半，秸根疙瘩的土块一敲即碎。大人抡大镢，孩子抡小镢，并肩作业。打干净后把秸子勾成堆，抱到地头，清出地来，再把杂草拔干净，准备耕种。

刨秸子这几天，抽空把豆子和谷收回来——这两样占地不多。割谷时，清早出发，一人一把剪刀并排一个趟

子往下剪穗，谷穗扔圆斗里，圆斗满了就倒麻袋里。剪完就先推回家，谷秸回头再刨。收豆子相对简单，连根拔出后码好捆好，放小车上勒紧，推回家放路边晒着就行。

整地开始了，大人抡锄刨地，孩子用扎锄扎地。他们不知诗和远方，只知一锄一锄地干，再把大土块敲碎，最后用耙头耨平。在仲村听李先生说，当时他的父亲在外地上班，经常不在家，他则刚上初中，还不太能干活。心里发愁的他央求母亲向亲戚家求助，母亲笑了：“傻孩子，现在家家都忙，各顾各的，谁能来帮咱？只能靠自己。没事，咱一点来！好好学习吧，要是考上中专，就不用干这苦力活儿了。”母亲不会说“知识改变命运”，但她知道学问好使。

整完地后开始种麦子，这也是秋收的收官之作，明年吃馒头全指望它了。

姨夫扛抬驴骡，表哥扛大杆，李先生和表弟拉边绳，母亲用“打葫芦”播麦种，妹妹捻肥料。

麦子两头种。先在地东头耕第一趟，第二趟耕在地西头，耕第三趟时紧贴第一趟的眼之毛（沟儿翻开后的两面边缘），播种的和捻肥料的紧跟。

当时播种用的“打葫芦”，是用竹筒做的，半米多长，底端留一小口，装上麦种，用小棍敲打，把麦粒振动落地。播完一趟后必须到地头装满，否则第二趟播到中间没了再去装会窝工。

此时，满坡的“打葫芦”声汇成一首欢快的田园交响曲，满坡忙碌的身影何尝不是洗星海《生产大合唱》的秋版：八月里来好秋色，家家户户种麦忙；今冬呀再来三场雪，来年枕着馒头睡……

麦子种上后，豆秸和谷穗都晒干了，苞米也滑溜皮了，秋假也结束了。

之后的日子，放学回家后的第一

件事就是搓苞米。李先生说：“母亲已经用擦冲子把每棒苞米擦去三分之一，我和妹妹往下搓，一直搓到刘兰芳老师《杨家将》开播才开始吃饭。后来，父亲托人买回一架手动脱粒机，把一棒苞米塞进去，手柄转一圈基本全搓光，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。”

有时还得帮着打豆子——豆晒晒好后，用滚子压几圈，豆仁全掉下来。第一模打完豆，豆子收起来接着再压，再收已近八成；把豆秸收起，剩下的用棒槌敲敲，再用簸箕簸，最后收尾用手抄起向上扬，豆叶被风刮走，豆仁落地。说到这里，李先生笑了，他当时已知爱美，怕乱了发型，偶尔用手拢一拢头发，或者摇头甩掉头上的灰尘。每每这时，母亲就会笑他臭美，让他把活干完了再打扮。

豆秸可是好东西，晒干了易燃，可用来烧火，有“小劈柴”之称。

无论什么都讲究妙在自然。在农村，烧麦秸草煮麦仁、烧地瓜蔓煮地瓜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，烧豆秸煮豆仁却被八斗曹植七步成诗，平息了兄弟干戈，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绝佳例证。

再过几天，就把几分地瓜刨回来，秋收宣告结束。

这金灿灿的苞米，其实就是上天赐给我们的金豆子。多少年来，人们辈辈吃、年年吃，就是吃不够——玉米，金玉之米，是真正的“金不换”。

到了冬天，我们坐在热炕头上喝着香喷喷的小米粥，吃着掺上豆面炸的大饼子，嚼着用自家豆子换的豆油炸的、外酥里嫩、色泽金黄的小鱼，还有甘甜绵软的红瓤地瓜，瞅着满厢屋的粮食，想想秋收时的劳作与付出，什么都值了。

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。这句话永不过时，是常识，也是真理。

朝花夕拾

那些树

□庄彩芹

我们村很多人家的门前都种着树木，多为柳树、梧桐、柿树、玉兰、丁香等常见树木。村子拆迁时，我不禁担忧它们的命运：是会被砍掉还是会被移植到别处呢？我希望是后者。后来，偶尔经过拆迁旧址，看见它们依然守护在“旧主”的门前，内心不禁一阵欣喜，同时也有丝丝担忧——欣喜的是它们还在那里坚强地活着，担忧的是怕它们哪天会被砍掉。这些暂时被遗忘的树，让我想起了很多。

俗话说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“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”。我们今天看到的每一棵参天大树，都是某一位先人栽种的。我们周围也有很多神奇的树木，比如说石灰窑那里的大银杏树，在路边生长了百年以上，来来往往的人经过那里都会注意到它。时间长了，人们会赋予它神奇的魔力，有人在树上拴上红布，祈求好运；生了孩子的人家路过那里会撒上几枚角币，祝愿孩子平安健康。慢慢地，树上挂满了红布，远远望去自成一道风景。

树是很多文学作品中会出现的角色，众多作家在文章中都有对树的提及或描写。

鲁迅先生在《秋夜》中曾写过：“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”

史铁生在《我与地坛》里对栎树有这样的描写：“大树下，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，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滚动，仿佛暗哑地响着无数小铃铛。”

读过他们的文章后，我就格外留意枣树和栎树，也从网上了解到很多关于栎树的知识——栎树初夏开花一树金黄，初秋结果一树浪漫，它的一半站在夏天，一半站在秋天，半树葱茏半树秋，是名副其实的多彩秋日代言人。现在，看到路两边行道树的时候，我惊奇地发现原来我那么喜欢的不知名的树竟然就是“栎树”。

走在上班的路上，看着两边的树木春天冒出新芽，叶子一天天丰盈起来；夏天的树叶在风中哗哗作响，聪明的蝉儿藏身其中，尽情地歌唱，我却无法发现它们的踪影；秋天，树叶慢慢变黄，秋风的一场邂逅，好像是来给它们裁剪秋的衣服；冬季落尽树叶的杨树上，喜鹊的窝显现眼前，孩子们玩儿着数鸟窝的游戏，乐在其中。看群鸟飞过天空，看树木四季变化，感悟人生四季，享受树木人生。

那些树，那些现实中的树，那些书中的树，都让人浮想联翩……

人生感悟

汽车与脸面

□远村

如果你开着一辆价值五万元的汽车去谈一个价值五亿元的项目，在彼此陌生的情况下，这笔生意八成会泡汤。如果一个乞丐开着价值两千万元的帕加尼跑车去一个富豪家做客，他多半会受到礼遇，而乞丐若以真面目登门则很有可能被轰出大门。可见，一辆好车会给人脸上贴金，给人挣足面子，让坐它的人陡然“飘”起来。

汽车本来不过是一种代步工具，但它早已失去了其本质属性。这是世俗的力量还是社会学家琢磨的所谓人性的弱点呢？我想起曾看过的一本书，书里记述了美国汽车大王老福特的发家史。1908年，老福特开发出一款大众化的T形车，使本属于上流社会玩物的汽车进入了普通大众的家庭。他因而被誉为“为世界装上轮子的人”。1913年，他又创立了世界第一条汽车制造流水线。

那时的老福特可谓踌躇满志、不可一世。一次，他喝醉了酒对儿子爱得塞说，瞧着吧，我们将掏空所有人的钱包。爱得塞不解其意。老福特解释说，汽车无非是四个轮子加一台发动机，对穷人来说这就够了，而对富人而言则还需要舒适，对阔佬而言还需要排场，对爱面子的人则需要华丽。而这些只需我们做一些花里胡哨的配置，让他们感觉买我们的车就是买面子。这样，他们就会把在别处赚的钱愉快地送给我们。老福特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他的工程师们设计制造了20多种车型，从字母表中的A型直到S型再到大众化的T型。总之，你兜里有多少钱，他就有相应的一款车在等你。

一百多年前，这位资本大亨就看透了：汽车不再是单纯的汽车，而是身份地位的象征。他利用了人性的这一弱点，向每个人的钱包“伸手”。而我

们也往往把持不住自己，面对诸多选择时，为了面子，兜里本来有五万元却要买八万元的车，兜里有十万元非要买二十万元的车。今天花明天的钱，还美其名曰“超前意识”。其实，作为普通大众有个代步工具足矣。你原来开八万的车，老板不会因为你换了一辆三十万的车而给你涨工资。

话说回来，要想有个好“面子”其实非常简单。衣冠整洁、言语得体，宽以待人、严于律己，多看书报提高自己的素质，就非常有了面子，即使脸上有雀斑或青春痘也无妨。你也大可不必为汽车制造商的经营状况担忧，他们并不比当年的老福特傻。虽然我们不知道如今他们的经营理念是什么，但他们赚钱的门路一定比你多一万倍。所以还是建议各位：捂住自己的钱包，管住自己的欲望，理性消费，毕竟你兜里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。

《逸文》由本报编辑部
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

